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梅楞章京筆記
丁士源著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梅 楞 章 京 筆 記

序 一

有明末造 盜賊倏擾 白山黑水之間 王氣蔚然而起 世祖入關 弔民伐罪 遂定燕都之鼎 然山河雖統於一 而人心終未大定 及聖祖御極 削平三藩 戡定宇內 修禮樂 明政刑 天子博學多能 旁及天文歷算諸學 均能與士大夫絮短論長 故衣冠之族 無不嚮往歸心 至武功所被 則東起長白 中逾絕漠 西訖天山南北準回各部 可謂赫矣 又鑒於歷朝女主垂簾 儲貳靡定 懿親專政 宦寺弄權之弊 遂創爲家法 刊之鐵版 俾後世子孫 永守無替 世宗高宗 繼承統緒 發揚光大 燦燦乎如日麗中天 稱爲極盛 仁宣而後 雖較稍遜 然歷三百年 從無淫湎失德 越軌虐民之君 縱觀廿四史 誠未之前有焉 自乾嘉以還 盧騷民約之說 流入中土 歐美派新聞 遍佈各埠 逞其鼓惑之術 共和君憲 朝野囂然 往往失其主觀 而爲客觀所乘 及宣統御極 醉心立憲 因一鐵路之微 而舉棋不定 竟肇亂源 然川人之所謂抗路者 初非抗國抗君 且均頂戴德宗皇帝神牌 其非黨人也明矣 如責成地方官相機剿撫 一舉手投足之勞耳 至鄂亂初起 亦不過武昌一隅之微 其叛者均係懷懼官兵 且爲數不逾五百 瑞澂不逃 張彪即可平之 何至波及各省耶 及至亂起 則又張皇失措 統馭無方 坐令袁氏潛奪國柄 對革黨則以軍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威爲要挾 對朝廷則以黨人爲威脅 克漢陽而退軍 脅將士以共叛 內外朦蔽 欺孤迫寡 上下其手 爲所欲爲 空有用命之兵 忠盡之將 亦徒呼負負而已 終至大局山頽 不可收拾 觀夫遜位之詔 能不令人感慨係之乎 然袁氏雖大欲得遂 而心猶未足 洪憲之帝制未成 雲南之敵師已起 澆憤交迫 賚恨以亡 又何益哉 而其所貽於中國者 則群雄並起 逐鹿中原 弁髦法紀 海內鼎沸 干戈擾攘 自相殘殺者幾三十年 人民之死於兵盜飢饉者 更僕難數 嗚呼 以一人之私慾而害及億萬無辜蒼生 想九原之下 夫已氏亦當椎心自悔也 蘿蕙草堂主人 以簪纓世族 負笈重洋 歸國後 已邀知遇之隆 待膺方伯之命 而遭時不造 鄂變以起 主人執法從軍 日觀黨人之無力 將士之忠勇 方擬一鼓蕩平 克樹巨勳 乃爲袁氏陰謀所扼 主人愴念時艱 慷慨憤抑 莫能以伸 遂筆之於書 曰梅樗章京筆記 自甲午戰後 訖川鄂之亂 皆主人目所親覩 躬所親歷 其中如賽金花之實事 袁氏之密謀 爲外間所不及知 清史稿所未備者 主人咸表而出之 及武昌變起 種種軍中秘錄 得失所關 更爲治國者殷鑒 至筆墨之暢達 記事之簡賅 則尤其餘事也 主人之言曰 武昌之變 其亂源有二 一爲英國備歐戰 恐中國親德 故一方煽動黨人、擾亂中國 一方爲袁氏運動出山 更肆其狡計 煽動俄國 此爲外交之失策

其次則宣統三年之預算編製 擬裁撤各省綠營官兵 因而官兵懼裁思變 此爲軍事之失策 而其貽誤事機最重者 千端萬緒 括而言之 厥爲慶王信袁過甚 初不知袁氏貌爲忠藎 內懷詐謀 退隱彰德之時 卽備篡奪之策 故變亂一起 袁氏野心遂勃然以逞矣 最誤者 如旣命廢昌督師 何妨卽命其督鄂 否則鐵良亦堪勝任 乃旣派廢 復派袁 號令不一 軍政兩岐 袁氏遂得以肆其鬼蜮之伎 又政府擬命廢昌任湖廣總督 而以陸軍大臣界朗貝勒 乃後因袁心動 遂仍派袁氏署理湖廣總督 而袁以前線前由陸軍大臣直接指揮 不能聽其所爲 遂迭次辭職 終達其目的而止 袁氏此種要挾 固以爲秦無人耳 乃爲政者 更蹈其機阱而行之 豈非爲叢驅省乎 卽或無人可用 則授升允以陝撫 督陝甘之兵 由老河口入鄂 亦可迅奏膚功 至上海陳其美之變 一營之兵 卽可平亂 所惜者 忠言讜論 不爲時用 八年之間 糜款億萬 練成十萬將兵 爲袁氏一人所操縱 當旣克漢陽之後 官兵戰勝而退 章有拊膺痛哭者 可知將士忠誠 固未稍遜 所謂乏餉不能戰者 乃袁氏自圓其說耳 迨袁氏野心日亟 遂迫段等電請遜位 至此而司馬昭之心 路人皆知 然已無及矣 讀肅王中原烽火長嘯返遼之句 不禁爲之三歎也 予與主人契合頗深 主人書成後 卽以相示 而命以序 念不文如余 敢貽貂續之譏 惟以主人三十年來 中

懷慘澹 一腔孤憤 惟予知之最深 故爲表而出之 至文之謫陋 固非所計也 是爲序

滄海客

序 二

讀清史至辛亥壬子之際 未嘗不廢書而嘆也 首發難起自武昌 春雷一震 大陸龍蛇 崩騰並起 未幾而罪已有詔 又未幾而退位有詔 有清二百七十年艱難締造之運 於是焉終中國數千年創有之局 於是焉始 自古興亡陳跡未有若斯之易且速者也 論者謂清自世祖入關 戡定寰宇 武功赫爍 媲美漢唐 其文治所被 不惟較之元代氣象 有文野之殊 卽與北魏孝文改服易朔 冠裳文物悉與中國同風者 亦有廣狹大小之異 而普免全國錢糧之曠典 乃數數施之 尤爲希有之深仁厚澤 倘非孝欽顯皇后一反祖訓 醞釀四十年之久 頹敗覆亡 胡能若是之速哉 噫 是固然矣 更沿其流而溯其源 辛亥之變 肇於庚子拳禍 中外離畔 庚子之禍 基於戊戌政變新舊水火 而戊戌之變 實成於項城之告密 推原禍始 論亡清之罪 似不當置項城於孝欽下 況項城之東山再起也 包藏禍心 盜竊神器 不徒玩孤寡於掌上 卽革命偉人 亦孰不入其彀中 挾漢陽之捷 以寒敵胆 假灤州之電 以怵君心 更以北京兵變奠燕都定鼎之基 於是清室當日之練新軍設軍校 不啻爲項城蓋爪牙張聲勢 而黨人數十年之壯志熱血前仆後繼 亦無異爲項城作前驅耳 莊周之書有曰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 而無守備 則必攝絨膝 固扁鑄 此世俗所謂智也

然而大盜至 則負匱揭篋 擔囊而趨 唯恐絨膝扁鵲之不固也 然則嚮之所謂智者 不
乃爲大盜積者也 今清失其守 革軍取之 而項城並革軍而盜之 有盜賊之實 據共和之
名 奚必俟洪憲之來 始露廬山面目哉 然此皆昭昭在人耳目者也 果欲深悉個中之消長
盈虛 盍進讀蘿蕙草堂主人所著之梅楞章京筆記 主人以耳所親聞 目所親觀者 筆之於
書 如秦鏡之懸 鑄禹鼎之之象 秘紀珍聞 公諸同好 故亦當世得失之林也 後之讀是
書者 或更有甚於余之廢書三嘆者乎 是爲序

黃石齋老人

梅楞章京筆記

十九世紀之末 世界病夫有二 一爲跨歐亞菲三洲之土耳其 一則爲亞洲之中國 土耳其因回教關係 歐洲列強 尙不敢大肆侵略 而其在非洲及鄰接印度各屬地 仍被侵佔口岸 或德憑地方官宣布獨立焉 亞洲之中國自馬關條約成立後 北京政府 痛於割地賠款 治強之道 署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張文襄公之洞 聘德國陸軍大佐練自強軍於吳淞口 英國駐京公使 亦大肆活動 成立貸款 展築山海關鐵道 是時 繼李文忠公署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王文勤公文韶 以黃海爲京師門戶 不可無海軍 願戰後祇有木質康濟練船一隻 晨宿列張四魚雷艇而已 王乃命水師營務處總辦潘志俊 會辦嚴復 召海軍各將領葉祖珪 薩鎮冰 劉冠雄 李和 程璧光 鄭汝成 六人至津 並約劉忠襄公坤一 宋忠勤公慶 馬忠武公玉崑 聶忠節公士成 共同討論興復海軍之策 時戰前在德國定造之八百五十噸每時速率十八海里之飛鷹水雷炮艦 已由德國交來 而英德法三國鑒於中日海戰事實 英國擬造每時二十四海里速率之二等鋼甲巡洋艦 並每時三十四海里速率之水雷驅逐艦 德國亦將各種新造艦艇增加速率 法則將炮艦加以改良

三國艦艇之未置無線電者 亦均一律安置 至其他國家之艦艇 亦均增加速率 故半月間 在天津討論之結果 向英國定造四千三百噸 八吋口徑炮前後兩門 水雷發射管四 速率 每時二十四海里鋼甲二等巡洋艦兩隻 命名海天 海圻 三百五十噸 速率每時三十四海里 之水雷驅逐艦四隻 命名海鷗 海鵬 海鵬 又向德國定造二千九百五十噸 六吋口徑炮前二後一 水雷發射管四 每時速率二十一海里之鋼甲三等巡洋艦三隻 命名海籌 海琛 海容 並派劉冠雄 程璧光赴歐監造 電由督辦軍務處恭慶兩邸會奏核准 同時命南洋大臣設法整理南洋海軍 因之署兩江總督張文襄因南洋尙有不堪戰鬥之祇有生炮 並無魚雷發射管 一千九百噸之開濟 襄泰 保民 鏡清 南琛 五輕巡洋艦 遂向日本川崎造船廠定造速率每時十三海里 (○○)六百噸備炮十生的一吋甲板之江防炮艦四隻 命名江元 江亨 江利 江貞 及二百噸魚雷艇四隻 當時福建有伏波 海長清 琛航 三等輕巡洋艦三隻 各一千二百噸 廣東有廣字海防炮艦十一隻 八百噸至三百噸不等 浙江有超武三等輕洋艦一隻 山東有鎮海炮艦一隻 劉忠襄公回兩江總督任後 適福建馬尾船政局 聘有法國技師故即命造八百噸 每時速率十九海里之水雷炮艦兩隻 命名建安 建威 張文襄回湖廣總督任後 復向川崎造船廠 定造七百五十噸之江防炮艦

六隻（一吋甲板 每時速率十三海里）命名楚泰 楚豫 楚謙 楚同 楚觀 楚有 故論海軍祇北洋成爲可當第一線新式之艦隊 而南洋則成爲由江 楚 閩 粵 四督分管 雖有黃埔 南京 福州 三水師學校 而人材缺乏 統領及艦長 又均非海軍出身之人 故江防艦隊 夜間竟不能航行長江 出海演習 更無論矣 然北洋之海天 海圻 兩艦亦因海軍人員之體育及呼吸關係 祇葉祖珪 薩鎮冰 程璧光 曹嘉祥 鄭汝成五員 能在艦中每時駛行二十四海里 故劉冠雄長海天時 每時祇行十八海里 而海天竟衝沒吳淞口外之成山島 可知中國海軍之所以不振者 固非由專講文學之李文忠 張文襄 王文勤 劉忠勤 所能逆料 亦由海軍出身人材 不澈底研究各種海戰法規及戰策所致 故當年中日海戰 祇能謂日本帝國海軍與北洋海軍戰鬥之說 當是事實

北洋諸官吏 咸謂海軍已有辦法 重整陸軍 亦爲當務之急 尤以鐵路督辦胡燏芬 及由朝鮮而歸尙未回浙江溫處道原任之袁世凱爲甚 顧胡袁二人 均不能握筆爲文 胡因將英使交彼之應時練兵說帖 求甯波王宛生編修代擬條陳 王文思敏捷 且研究新政有素 遂成兩稿 一以英使之說帖爲藍本 一則加以文字之煊染 王覺所煊染稿較妥 乃交胡燏芬遞至京師督辦軍務王大臣恭親王慶親王及榮文忠祿 得命練定武軍十營 袁世凱微有所聞

以王爲北洋大臣王文韶之重要幕府 袁日趨其門 並與王宛生修植及其同僚張金波錫鑾
孫慕韓寶琦潘子俊志俊 四人拜盟 宛生向以袁爲韓事罪魁 故遇之頗疎 然袁仍夙願
逢迎 當時侯家后之名妓爲沈四寶 花媚卿 花寶琴 林桂笙 賽金花等 袁遂將朝鮮帶回
之款 日以大寶班爲譚會所 肆其趨附伎倆 得求王代擬一練兵條陳 王卽以英使練兵說帖
爲藍本之稿塞責 袁奉爲至寶 朝夕朗誦 緊記要點 繕就後 求榮文忠遞之 榮文忠逐
條詳詢 袁亦逐條回答 榮遂攜袁同見恭慶兩邸 兩邸詢袁 袁亦明白答覆 較胡燏芬所
答爲詳明 因胡乃紹興人 官誦不如袁之流利也 袁卽於光緒二十一年 奉命督練新建陸
軍 隸督辦軍務處 並將胡所練定武軍十營併入新建陸軍 王文勤旋入京管理戶部 並軍
機大臣 恭忠親王薨逝 督辦軍務處裁撤 榮文忠奉命爲北洋大臣直隸總督 節制北洋海
陸各軍 袁聘英炮兵中尉沙耳 及德國大尉數人 並召曾在德國炮廠研究炮術歸充威海衛
炮兵教習之段祺瑞 爲炮工營統領 及在鴨綠江爲葉志超斷後之王士珍 爲參謀營務處
馮國璋爲教練營務處 陸建章爲督操營務處 及北洋武備學堂出身之曹錕 何宗蓮 楊善
德 盧永祥 王占元 李純 李長泰等 爲馬 步 炮 工 輜 營哨各官 張勳爲中軍
官 並以旅順失敗被議之姜桂題 徐邦傑爲左右翼長 編修徐世昌爲文案 成新建陸軍營

制 餉章 及操法一書 分贈中外 戊戌八月 升袁世凱爲候補侍郎 榮文忠改編四川提督 宋慶所部之毅軍三萬爲武衛左軍 直隸提督聶士成之淮軍一萬五千爲武衛前軍 署工部右侍郎 袁世凱之新建陸軍七千爲武衛右軍 甘肅提督董福祥之甘軍八千爲武衛後軍 陝西提督張俊所部五千人爲武衛中軍 袁曾有康黨嫌疑 適伊藤博文經林權助日使在京之活動特由日來京 將充最高顧問 袁遂向榮文忠切實反對 因得榮闔家保證 爲太后所諒 然仍時刻防其反覆 故以宋忠勤之毅軍爲袁之對手 及壬寅春宋故後 則以馬忠武爲繼 已丑 德人築膠濟鐵路 義和拳起事 十一月 榮文忠入京 爲軍機大臣 裕祿繼北洋大臣 而武衛五軍仍歸榮文忠節制 袁得升山東巡撫 並以武衛右軍 維持魯省治安 義和拳匪被驅入直隸境內 並不會剿 直以鄰國爲壑 然駐通州之武衛左軍 及駐蘆台之武衛前軍 亦驅逐拳匪 故未沾染 當時宋聶二公 並查知拳匪大師兄不受槍炮之術 實係用前膛槍 先灌入槍彈 後灌火葯 故發火後 火葯在前 槍彈爲火葯帶出 故不能傷人 拳匪終藉毓賢綱毅爲護符而入京師 得近端王 釀成庚子大變 聯軍入京 兩宮西遷 晉陝 宋忠勤所部 雖在楊村 河西務 及通州 與聯軍接觸 然並未損失 故分其軍爲兩部 一部以馬忠武領一萬人 護衛兩宮 變輿 並召留魯之登州鎮總兵夏辛酉所部毅軍共二萬人

分佈直魯晉豫交界 搜剿潰兵游匪 並遏聯軍之西進 宋留有專員在京 故軍中情報頗敏 當德法聯軍自保定西進 其先遣隊於娘子關附近 竟遭地雷轟炸 全軍盡沒 聯軍總司令官瓦德西元帥 聞報震怒 命在北京打磨廠設立之北京知府（實係德軍之軍法處長）格耳 派軍醫官二十六人 下士五十二人 分布北京十三門 凡男人之出入城門者 均按照德國軍檢驗入伍兵體格章程 強迫檢驗 結果每一百人 凡十八歲至六十歲者 竟有九十五人合德兵體格 因此停止西進 德國格知府譚譯 係廈門海關三等幫辦葛麟德 嗜好甚多 每至賽金花南妓處吸阿芙蓉 故石頭胡同各妓寮 如有被德兵侵擾者 必告賽轉懇葛麟德寬恕或查辦

是時 丁士源與王文勤之子 日赴賽寓酬應 賽曰葛大人 吾等空相識月餘 前懇君攜赴南海游覽 君雖口諾 而終未見諸實行 葛曰 瓦德西大帥於南海紫光閣辦事 軍令森嚴 吾輩小譚譯不能帶婦女入內 語至此 葛遂詢丁曰 聞閣下曾入內謁瓦帥數次 昨日又謁參謀長 爲辦理掩埋善事 閣下或能攜彼入觀 丁曰 可 惟賽必須男裝 賽聞之大喜 遂呢丁進行 丁曰 余須先觀汝男裝有否漏洞 然後再定 賽遂散髮編辮 頭戴四塊皮帽 擦去脂粉 着一灰鼠袍 金絲絨馬褂 裝竟 丁王兩人 覺其頗似一青年男子 乃曰

裝似矣 蓮步將如何 丁王乃憇憑賽購緞子快靴一雙 以飾其蓮翹 賽遂命霍夥卽往買靴前來 用絨布兩大塊分包雙足 穿靴後 試行步履 頗覺自然 丁謂賽如能騎馬 卽可作爲跟人帶入 賽異常高興 卽請試乘丁王兩人帶來之跟馬 於是葛 賽 丁 王四人乃分乘四馬游行石頭胡同 覺並無破綻 遂約於翌晨十時同往 賽卽留丁王葛三人同宿彼處 次晨 起床 葛回打磨廠辦公處 丁王乃攜馬夫及賽由丁在前分乘四騎出石頭胡同 經觀音寺越前門至景山三座門 守門美兵 詢丁曰 何處去 丁對以謁瓦元帥 美兵卽任四騎入門 經圍城時 法國水兵守門者 又詢以何處去 丁對如前法兵亦任之入 過金鰲玉棘橋時 賽於第三騎大呼曰 好景緻 好看 丁曰 勿聲 迨至南海大門告守門德兵以謁瓦帥 兵曰 今晨瓦元帥已行外出 丁曰 參謀長在否 兵謂亦與瓦元帥同出 因之不克入內 及退歸賽寓 已鐘鳴一下 午餐後 丁王分別返寓 丁寓居有錢塘鍾廣生及劉陽沈蘆 幫丁辦理掩埋事宜 見丁遲歸 乃謂丁昨宵未歸 必有妙事 丁遂將一切經過向彼二人詳細說明 鍾沈退回自室 遂各戲草一稿 一寄上海游戲報李伯元主筆 一寄上海新聞報張主筆 謂賽金花被召入紫光閣 與瓦德西元帥如何如何 說成活現逼真 因此瓦德西元帥回國後發表劄拳日記以反證之 妄人又構孽海花一書 蜚語傷人 以訛傳訛 實不值

識者一笑瓦帥既止西進 各公使遂與李文忠開始議和條件

上年夏初 袁在魯驅逐拳匪後 卽以境內肅清通報中外 劉忠勳 張文襄 及駐滬商約大

臣盛宣懷 遂與袁通電共保東南 李文忠與慶邸直至辛丑五月 始將和議大綱完全成立

九月 李文忠薨 調袁署北洋大臣直隸總督 而以王文勤繼李文忠辦和約善後事宜 十月

袁至京 由慶邸電行在王文勤會奏派袁會同新升魯撫周馥接收天津聯軍所組之都統衙門

唐紹儀以津海關道資格 充提調 地面接收後 獲都統衙門所積存之關稅及雜稅銀五百

餘萬兩 因之袁得以大肆揮霍 是年 京師及行在各官 均得袁唐所贈大宗炭敬 故頌聲

載道 十二月 袁於正定府辦沿途行官 供張修麗 直至北京 壬寅 維新詔下 袁用天

津編修嚴復 吳縣舉人張一麟 三水舉人梁士詒 四川編修傅增湘 爲幕府 屢應詔陳言

其大概均採自上海申報 新聞報 時報及在橫濱出版之清議報 新民叢報之論說而已

是時 肅忠親王善耆管理崇文門稅務 向來每年稅收 最多爲十七萬兩 本屆竟達六十四

萬兩 而稅率並無變更 實心任事 故輿論贊許 竟在慶邸張文襄及袁世凱之上

是時 俄國在東三省及朝鮮 活動甚烈 袁在北洋竟懵然不知應付 而日本朝野 且甚關

心 因之締結英日同盟 同文會之近衛公爵 早稻田大學之大隈侯爵 及在北京日本使館

之武官青木宣純 駐津司令官秋山好古 日本參謀本部福島安正 諸將星 均向北京及各
督撫說明利害 當時由北京派宗室良弼 四川岳襄勤公鐘琪後裔岳開先 及嘉道間川陝湘
鄂有名提督羅思舉後裔羅澤暉 湖北名將哈元森之後哈漢章 閩督許振緯之孫許崇智 及
其戚馮耿光 王琦 荊州駐防鐵忠 舒清阿長江水師提督程文炳之子程堯章 馬忠武之第
四子馬○○ 毅軍統領提督馬金敘長子馬毓寶 均派赴日本士官學校 學習陸軍 而北洋
之袁 兩江之劉 亦派王廷楨 陸錦 賈賓卿 蔣作賓 蔣雁行 李士鐸 朱國楨 管雲
臣 吳錫永 陳其采 杜淮川等 往日學習 癸丑春 京津並派鐵良鳳山 段祺瑞 馮國
璋 南洋派道員陶森甲 福建派道員孫道仁 浙江派道員程恩培 湖北派道員張彪 黎元
洪 湖南派道員黃忠浩等 赴日參觀大操 歸設練兵處於京師 以慶親王爲管理大臣 袁
世凱爲會辦大臣 鐵良爲幫辦大臣 徐世昌爲提調 分設軍政 軍學 軍令 三司 視正
二品 以劉永慶爲軍政使 段祺瑞爲軍令使 王士珍爲軍學使 三司之下 各設科若干
科設監督 視正三品 各省設督練公所 以督撫爲督辦 下設兵備教練參謀三處 於保定
編成左鎮一萬二千人 小站編成右鎮一萬二千人 並另挑北京滿漢蒙二十四旗閒散兵六千
人 於保定編練 京旗練兵一枝 以鳳山爲統領 並責令各直省設立督練公所 簡練新軍

並協濟中央軍餉 是時 開經濟特科 考取編修 袁嘉穀等升敘 川督以駐藏幫辦大臣 鳳全由川赴藏 道經巴塘至鸚哥嘴 爲巴塘土司所戕 奏派建昌道趙爾豐督兵征剿 六月 克巴塘 誅正土司羅進保 副土司郭隆宗 及首惡之堪布喇嘛數人 九月 平七村溝 遷正副土司之家族於成都 遣川籍道員傅嵩煇查戶口 定糧賦 權鹽稅 爾豐兵過裡塘 土司竟不與烏拉 爾豐遂移師攻襄城 並剿稻壩土司及喇嘛寺之各碉堡 中央以川爲入藏 要道 遂授趙爾豐爲川滇邊務大臣 並由度支部支撥開辦經費百萬兩 爾豐遂將巴塘裡塘 改土歸流 然地方廣袤六千餘里 故沿途增設驛站 關外設旅店 並於巴塘湖口建鋼橋 設製革廠 織絨廠 麵粉廠 醫院 並設裡化縣 定鄉縣於裡塘 巴安縣於巴塘 又奏設 康安道 改打箭鑪爲康定府 設河口縣裡化直隸廳同知 稻成縣 貢噶縣 巴安府 三額 廳通判 鹽井縣 均歸康安道節制 爾豐復派兵征剿德格土司 瞻對藏官調兵援德格土司 爾豐並遣傅嵩煇扼之於昌泰 事平 爾豐分德格爲五區 中區曰德化州 南區曰白玉州 北區爲登科府 極北地設石渠縣 西區曰同普縣 東區之絨壩縣 暫附於中區 設北邊 道於登科府 並勒令土司堪布喇嘛 收集印信 藏人給資回藏 爾豐並於登科府設製造銅 元局 然後渡金沙江巡視春科 察木多 八宿 宿西卽丹達山 定爲與西藏分界處 有四

部落在丹達山之東 曰類伍齊 曰撒碩多 曰洛隆宗 曰邊壩 並分兵取江卡貢覺 及桑昂雜瑜 各部 地方千餘里 南與雲南緬江接 北與三巖乍了接 東與巴塘鹽井接 西與察木多波密八宿接 並與藏人劃界於江達 乍了察木多兩地皆受治於清初所封之呼圖克圖 爾豐以現任之呼圖科圖橫征暴斂 責令呼圖克圖酌領經費 專誦經典 遂收其所管地面之印信 另定賦稅 並分兵三巖 收復野番 爾豐凡巡行川滇各邊凡六年 所至改土歸流 設道二 府四 州 縣三十五 各治四十餘部落 另設管理賦稅 詞訟 農礦 巡警 各專官 平治道路 橋梁 墾荒 教農 興學 故頌聲載道 所至咸馨香祀之 且地本殷富 可以自給 故所領中央百萬 尙節餘三分之一 二百年來 各該地或爲土司或爲喇嘛部下苛斂 至此一掃而空 且四川戶口日增 得此亦可西展開闢樂土 川藏二百餘年未開化之區域 經趙爾豐傳嵩焘之治績 完全置諸王化 似此豐功偉烈 若於嘉道年間 必有十餘人獲膺爵賞 惜朝野此時正叫囂立憲 竟無人顧及更如近百年來 尙有多數專門家 如吳縣舉人謝家福獨創之電報新編 用字碼排列 依部首譯成文字 漢文電報始通 及海寧李壬叔爲曾文正製造小火輪 桐鄉沈立民著作之火器真訣 徐仲虎創製栗色火葯 均爲獨自發明 亦均未得專利之權 更未受五等之賞 其他埋沒者 尙不知凡幾 惜哉 甲辰夏

北京派鐵良南下 盤查江蘇 江西 湖北海關 糧 鹽 各庫 順便簡閱各該三省新兵 並將江南製造局與船塢分開而擴充之 南北洋之軍艦 盡得入塢修繕 而子彈亦得由江南製造局補充 並添製過山炮 後因上海輿論攻擊 並目鐵爲袁之爪牙 故廣東之黃埔製造局及船塢 福建馬江船塢及裝造局 均未得檢閱設法改良或整理 其實上海之輿論 祇因製造局停其津貼而發 並非真正之輿論也 又設財政處於北京 並聘美國調查菲律賓經濟專員精琦博士爲北京財政顧問 練兵處並以西南各省尙少兵工廠 故在成都設槍炮廠 製造日式步槍及過山炮

迨日俄開戰 雙方海軍在朝鮮之仁川港接觸 中國宣布中立 袁又懲憑練兵處 奏將小站之右鎮改爲陸軍第二鎮 並移駐永平府之遷安 又以京旗練兵增加若干人編爲陸軍第一鎮 左鎮改爲陸軍第三鎮 駐保定 又以留京之武衛右軍三千人 及南洋拱衛京師之自強軍四千人 及武衛左軍之先鋒隊三千人 編爲陸軍第六鎮 駐南苑 又以留防山東之武衛右軍八千人 改編爲陸軍第五鎮 駐濟南 又以駐小站之淮軍及武衛右軍之新兵 編爲第四鎮 駐小站 又由練兵處仿英國地方軍之編制 將各省雜亂之軍隊 咸改爲巡防隊 分前後左右中五營 並在保定設陸軍速成學堂 陸軍軍官學堂 陸軍軍需學堂 陸軍軍械學堂

憲兵學堂 在天津設陸軍軍醫學堂 及日軍陸路由朝鮮入東三省 海軍封鎖旅順口 東三省及北洋將軍督撫 咸處境困難 先接日俄雙方向北京中央或各省地方致言 謂中國中立已被對方侵犯 其後最可笑者 天津辦理中立之津海關道 兼山海關鐵路總辦 忽接俄國總領事公文抗議 云鐵路運皮棉衣至山海關外 認爲此項棉皮衣乃係接濟日本軍隊者 實違反中國中立宣言 又接日本總領事公文抗議 謂有大宗洋酒及罐頭食物若干 由鐵路私運 認爲接濟俄國 亦違反中國中立之旨 唐紹儀及袁 對此兩公文殊覺報顏 竟不能措辭回答 適丁士源奉北京政府命 至津謁袁 唐宴丁於海關署 席間唐將此兩公文懇丁爲之解釋 丁謂此問題甚易解決 原東三省乃中國土地 人民均已遭受戰苦 且駐有各國領事 皮張原係東三省所產 然東三省人不能消製 又不產棉 故每年冬季 均有皮棉衣運東 以爲三省官民之用 又洋酒及罐頭 日俄戰端未開之前 每年由津運往者 亦屬甚多 烏得爲違反中立 唐紹儀對此說雖明 然不能握管作答 又不能請丁代寫 因謂必須電約督署文案梁士詒到署接洽 然後由丁重述一次 梁遂草成答覆日俄兩領事公文各一通 丁回京後 以此爲笑談 爲一御史所聞 乃揭穿北洋鐵路有違反中立事件 因此唐與丁竟成反目 但所運貨物 有賬可稽 無可掩飾 因作爲由唐查出弊端 將唐之美國同學充

天津站長陸某枷號示衆了事 由袁覆奏 但遺忘復日俄兩領事之公文 袁唐之顛預 於茲亦可見其一斑 然事後袁唐則均以維持中立而獲獎

日本陸軍在遼瀋酣戰時 俄國增加克薩克騎兵一師團 由法庫門而來 時在邊疆一帶維持中立之軍 爲駐平泉州之馬忠武所部 見俄之騎兵愈迫愈近 前隊竟達千山附近 遂命沿邊民團 金壽山 杜立三 馮麟閣 張作霖等 派騎哨探 並畀以大車二十四輛 由兩輛裝舊式前膛炮各一門 其餘二十二輛 均置用木製成之野炮模型各一尊 放列於鄰近小山 比俄騎兵前哨接近時 卽先鳴舊式前膛炮兩響 俄國前衛司令官 以望遠鏡測視 覺其騎兵 竟闖在炮兵陣線之內 遂傳令後退 瀋陽遼陽之俄軍 以援兵不至而陷 事後 金杜、馮、張 由馬忠武獎以五品功牌 其助力者 湯玉麟及金純等以下諸人 分給六七品功牌 此事實爲中國當時維持中立最要之工作 日軍司令部遂移駐瀋陽 袁派北洋督練公所參謀處總辦段芝貴 借日本軍事顧問坂西少佐（華名班康侯）來瀋致賀 並因日俄開戰時 會議挑選中國隊官階級者若干名 充日軍間諜 此時始經段與日軍司令部福島參謀議定實行 但選定之孟恩遠 車景雲 王懷慶 張四偏 劉金標 劉夢蘭等 雖在二、三、四、三鎮 充步 馬 炮 隊官 而均不能作報告 段芝貴之父段友升 時充新民附

近之巡防營統帶 適來奉看視其子 聞知無人能作報告 遂向其子段芝貴云彼所帶來之馬弁吳佩孚係已革蓬萊縣秀才出身 且曾於聶忠節公之開平武備學堂肄業半年 堪充此任 段遂派吳爲參謀處差遣 畀以月薪五十圓 吳遂偕孟 車 王 張 及二劉六人 扮成變戲法及肩挑小販等 向長城方面進行工作 但各人均有各人之情報 不過統以吳之名報與福島參謀而已 與日軍北進佔領鐵嶺公主嶺等戰事 初無何重要關係 而事後坂西少佐以惟見吳之報告 故送吳於保定測繪學校入速成班肄業 仍支差遣月薪 閱年半 畢業後改在第三鎮司令部差遣

日俄停戰 於翌年在美樸資茂斯議成條約 小村侯爵攜此約到京 議定善後條約 對於中國 並未加以十分要求 亦實因上述種種關係之故 其時 慶邸 瞿鴻機 及袁爲中國方面議約大臣 伍廷芳 唐紹儀爲參贊 在坐袁並未發表若何提議 而慶邸因日俄條約中有一條關係旅順口軍港 故預命練兵處法理科監督丁士源草一說帖 謂旅順口依俄國外務大臣薩桑諾夫於一八九八年通告各國者俄國祇有使用權 是旅順口爲中俄兩國共同軍港 俄國既將旅順移讓日本則旅順即應爲中日共同軍港 由慶邸提出議席 而日本第三全權 乃美國律師出身在日外務省充顧問三十一年之戴諾爾生博士 對此問題必須由中國方面提出

明證文件 慶邸遂命袁世凱回練兵處 覓丁士源詢以如何證明之法 丁答甚易答覆 當一八九七年 俄國東方艦隊入旅順一日後 北洋艦隊海天 海圻兩艦亦要求入口 當時旅順口懸中俄兩國國旗 而俄國海軍參謀長 則以因口內俄艦甚夥 無適當位置可容爲答 此係雙方用旗語製成問答 想海天 海圻兩艦中所有之日記 必詳細載明 袁遂電召劉冠雄 程璧光兩艦長至京 然竟忘却命彼等將艦中日記攜來 比劉程兩艦長抵津 袁卽命彼二人晤 丁法律科監督 丁詢彼等曾否攜來艦中日記 劉程答以未奉電示 且云 兩艦之日記本 由英國造成後試駛速率起 至天津交船止 均有詳晰記載 其後吾等雖爲艦長 而每日所行各命令或旗語均由艦中文案記其大略 並未由艦長或參謀執行記載 因此無法提證 而唐紹儀又因拉丁文使用權一字 不知如何解釋 求丁說明 丁謂依國際公法所謂使用權者 爲一物或一地 雖許人使用 然使用之人 不能將物毀壞祇如因必要時 將物或地加以變更 亦不能將所改良或增加之物料 重新遺棄 故當時許俄國之使用旅順口 祇許俄國將船塢擴大 不能改小 亦不能將機器艙或炮位加以變更 如不敷防禦 可加炮位 然所加之炮位 雖能移動 亦不能攜回 此乃當年李文忠與俄政府議約時 爲丹徒馬建忠道台所訂定 蓋馬乃法國律師 於拉丁文尤有研究 豈伍廷芳前輩竟遺忘此點耶 唐漸

而退 然會議席上 竟無法證辯 亦從不再提 且袁認爲中國海軍自此或爲日本所干預 而日本方面亦電旅順佔領軍將最大浮船塢及最巨各炮作爲戰利品 拆運回國 小村侯在北京成立條約後 中國講自強者 謂必須立憲 並成立責任內閣 故朝廷派貝子 銜鎮國公載澤 軍機大臣徐世昌 湖南巡撫端方 福建布政使尙其亨 度支部參議紹英 並奏調京外知名之士 隨同出洋 考查歐美及日本憲政 在前門登車時 爲吳樾混入五大 臣車內 吳驚惶無措 致觸及所懷之炸彈 遂炸破自身 血染澤公襟袖 飛片傷及車外在 站送行之外務部右侍郎伍廷芳 及隨員薩蔭圖之家眷並車內之紹英 當由軍事隨員丁士源 搶護澤 徐 端 尙 四人至站長室 並用陸軍擔架送紹至交民巷法國醫院 越兩日京師 設巡警部 以徐世昌爲尙書 京師警察總監毓朗爲左侍郎 並以曾充張勳果公囉小使出身 之天津巡警總辦趙秉鈞爲右侍郎 並由政府賞格萬金 購緝吳之同黨 徐世昌遂停止出洋 改派順天府丞李盛鐸同往 吳爲保定師範學生 犯案甚重 然並不澈底追求 其同族吳 凱聲仍得隨同出洋 可知主其事者 大有人在 甚或疑及外省要人 八月 以陸軍第三第 六兩鎮爲北軍 段祺瑞爲總統官 陸軍第八鎮爲南軍 張彪爲總統官 以鐵良袁世凱爲閱 兵大臣 在河間秋操 是爲陸軍編練成鎮後 第一次秋操 是時 第一次考試西洋留學生

賜陳錦濤等及東洋留學生金邦平等 各科翰林進士舉人出身 分部任職 翌年秋 復命陸軍第一第四兩鎮爲北軍 以段祺瑞爲總統官 陸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及開封陸軍一混成協編爲南軍 以馮國璋爲總統官 在彰德第二次秋操 仍以袁世凱鐵良爲閱兵大臣 迨考查歐美憲政五大臣先後回京 設憲政編查館 升孔子爲大祀 改孔廟七間爲九間 慶邸並召集各省代表並袁及新授南洋大臣端方到京 在朗潤園開憲政會議 五大臣均各有所見 而袁則惟恃張一麟梁士詒等爲其謀劃 故於會議席上 袁往往發自相矛盾之言 某日練兵處法律科監督丁士源 持稿請袁核定 袁辭以無暇 丁遂趨慶邸請其核定 慶問此數日中會議憲政 鬧得烏煙障氣 汝係攻英國法律者 英國責任內閣之意義 汝何妨一述 丁曰 英國之責任內閣 其憲法之要點 國王無過 有過亦由大臣負責 對於各部所管各有責任 但關係各部者 由各部大臣會議所在卽係內閣 與現時政務處會議相似 慶曰 余明瞭矣 汝其往見瞿中堂 同時可說明乃奉余命而往 彼必見汝 及往見瞿 瞿之問題與慶相似 丁答亦與答慶同 惟更較詳晰而已 瞿對此事 甚爲緘默 故外人未之知也 丁出 又往袁處請其畫稿 袁畫後 忽曰 連日會議 余之主張 鐵大帥何以總不贊成 丁答 大帥係爲官保 非係爲己 譬如海陸軍分部後 官保究欲爲陸軍部大臣抑海軍部

大臣 卽此兩部可兼 但亦不能兼北洋大臣直隸總督 卽招商 電報 鐵路三局之事 亦應劃歸郵傳部直轄 不能如現時之均由宮保兼管 袁聞之 塔然若喪 先一日 端方忽請訓回南 洋新任 袁於是日下午 亦向慶邸請假回津 回津後 卽電請中央接收所管陸軍 但以地方關係 請將第二第四兩鎮暫歸北洋指揮 次日卽奉上諭照准 並發更定官制之詔 內閣軍機處 外務 吏 禮 學部 宗人府 翰林院 等 仍舊 改巡警部爲民政部 戶部爲財政部 兵部爲陸軍部 刑部爲法部 工部併入商部爲農工商部 理藩院爲理藩部 各設尙書一人 侍郎二人 不分滿漢 都察院都御史一人 副都御史二人 改六科給事中爲給事中 大理寺爲大理院 增設郵傳部 海軍部 軍諮府（海軍部軍諮府暫改爲處 歸陸軍部兼管）審計院以財政處歸度支部 太常光祿鴻臚三寺 歸禮部 太僕寺練兵處 歸陸軍部 各部尙書俱充參預政務處大臣 命世續爲軍機大臣 林紹年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 罷鹿傳霖 榮慶 徐世昌 鐵良之軍機大臣 專理部務 慶邸仍爲軍機大臣領袖 並管理外陸兩部事務 並以鐵良爲陸軍部尙書 兼署度支部尙書 各部尙書爲會議政務處大臣 丁巳 改政務處爲會議政務處 各部尙書爲會議政務處大臣 向來各省協濟練兵經費 及土葯稅費均解由北洋糧餉局接收 練兵處祇備案而已 此次改革之後 協餉均解由度

支部轉陸軍部收 蓋接管練兵 必須先清餉源 故有此兼署之命焉

政府又鑒於東三省內 日俄均駐有軍隊 且強分鐵路爲南滿北滿鐵路 遂命御前大臣肅親王帶同軍事財政及路政人員巡視內蒙四十八旗 肅王與蒙古諸王公均有姻婭關係 故軺車所至 咸被歡迎 並得知地方實況 巡歷三月後歸來

奏陳下列各條

- (一) 內蒙各地應興墾植牧三項 並應需種子 應由中央選購頒發
- (二) 興築鐵路
 - (甲) 由京張鐵路展至吉林長春
 - (乙) 由長春向西北展至海拉爾 越東清鐵路而至黑河
 - (丙) 由長春向西南展至京奉線之新民站
- (三) 金 銀 銅 鐵 錫 煤 各礦 同時分別即日開採
- (四) 內蒙四十八旗應設立辦事大臣 管理路 礦 墾 植 牧 暨軍民事務
- (五) 東三省已形成中外雜居 內蒙俟鐵路造成後 再酌開商埠
- (六) 各旗應每旗練馬步兵各一營

奏入政府以鉅款一時無着 故祇分交各部並東三省軍旗分別查照實行 是時 政府又派載振 徐世昌 赴東三省考查地方情形 兩月後歸京 奏改三省官制 設東三省總督於奉天 兼管奉天將軍事 另設奉天巡撫 裁黑龍江吉林兩將軍 改設巡撫 東三省總督設左右參贊 左參贊設民政司 提法司 度支司 交涉司 勸業道 巡警道 吉黑兩省亦照此編處 移保定陸軍第三鎮全鎮駐長春 就陸軍第四 第六 兩鎮 各抽步兵四營馬炮各一營 工輜各兩隊併同奉天原有步馬新練陸軍編爲陸軍第一第二兩混成協 分駐奉天 四六各鎮 缺額 另募新兵 奉吉黑三省 始設督練公所 並設備總督巡視行臺 又設陸軍講武堂三制 測繪學堂三處 另設蒙務督辦一員專管內蒙四十八旗興墾事宜 因此引起英美投資興築錦綉鐵路問題 借此問題爲美國中學出身目光如豆之唐紹儀所主張者 若由張家口展至長春 再由長春分西北西南兩綫展築 並由英美日俄四國投資 即可無日俄抗議之事實 時日俄雖言歸于好 然仁川海軍實先接觸 而後兩國宣戰 故俄國請在荷京海牙開第二次和平會議 管理外務陸軍兩部之慶邸 奏派陸徵祥 錢恂爲全權代表 丁士源爲陸海軍代表 前往議會 並命丁選保定學生十五名 攜往法國留學陸軍 丁到會後 與陸錢二人議定分擔責任 關係公斷問題 由陸錢擔任 至海陸軍及中立各問題 則由丁任之 陸錢丁

三氏 又調甫在巴黎畢業之陳籙爲秘書 然陸錢祇定陳之月薪二百佛郎 丁以太少 頗改月薪二百兩 並將陳送入會議秘書處爲秘書 丁法文不甚精通 且問題頗夥 陳又入秘書處 幸暹邏兩代表 均係留歐陸軍出身 精通英法文 又同一旅館 故各問題均由暹邏代表代爲譯成英文 交丁共同研究 因暹邏代表團 無明瞭海軍者 必須丁爲之釋明以此海陸軍及中立問題 在會發言時 暹邏代表均以丁言爲言 旋由法代表提議宣戰問題 其大旨雖未明言 而均以日本先開砲後宣戰爲 非是 丁有所覺 即在會宣言曰 中國代表對於法國代表所提議 完全贊同 但爲預防將來解釋紛紜起見 必須將戰之一字 加以說明 丁宣言後 非但日本代表同情 且波及與議其他四十六國之代表爲之注意 海牙發行之英國機關報會議實錄主筆司戴德 原係英國社會黨非戰派 因趨謁丁代表 要求說明理由 丁謂如作爲貴報自己研究所得 方可說明 司立即宣誓允諾 丁遂謂 中法戰時 法艦隊佔領福州馬江炮台船塢 台灣之基隆 及安南之重要城鎮 然法國答覆英國公文 謂並非開戰 不過海軍示威運動而已 丁六年前留學英國時 曾目覩英國陸軍部明白宣布西藏戰爭情況 然英國外交解釋 竟謂此乃商業遠征隊 俄國佔領海參崴 毀壞中國炮位及兵船 當時俄皇恐與中國開戰 而俄國海軍大臣回答俄王 謂該港已爲俄艦佔領 並已

揭揚俄國國旗 又已通告在黃海之英法艦隊 故不能撤消云云 此事致成惡例 故中法戰後 英國佔領緬甸 德國佔領膠州灣後改成租界 英國要求租威海衛九龍灣 法國要求租廣州灣 皆源源援例而來矣 凡此種種皆本日宣言 丁所感想 而當晚會議實錄發刊 竟佔紙之大半 且刊載丁之大像片 翌日 全歐美報紙亦競相刊登 然中國當時並無通訊機關 反謂英國路透社電認爲一種笑談 而將各國代表頭痛全體隱沒 閱兩月 關係宣戰問題 改爲一種希望宣言 可證丁之宣言 並非戲談 及丁事畢歸來 道出南京 乃商由南洋大臣端忠敏公出資一萬兩 派黃侃叔赴比利時組織黃報半月刊 並將歐洲要事隨時電知丁回京後 又向慶邸建議 命外陸兩部各年給一萬兩 庶幾國外國內雙方情形可以互相電傳 慶邸立即照准 時土耳其青年革命 侃叔以其消息逐日電告京滬各報 因之觸動中國青年革命思想 但所謂土耳其青年黨者 多六十歲以上之留學生出身 絕非中國之叫囂胡鬧者流可同日而語 丁回京後 袁及張文襄已於六月前入京爲軍機大臣 孝欽后並命醇親王在軍機處行走 慶邸並在外務部開一審查海牙各條約審議會 丁遂將海牙會議情形全盤托出 結果 陸錢兩人所奏中國列爲三等國等等妄言 純屬子虛 慶邸遂將各條約用英漢文付印 並命丁起草應行奏請保留中國海陸軍臨時不能實行各條文 頒行中外 故各國駐